



班级小了,教育如何更优质?



最高法等七部门发文 退休同志可量力而行 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

本报讯(高健)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明确退休同志可以根据自身专业特长、工作经验,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十项重点工作。

这十项工作包括: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判后回访、普法宣传。

在社会调查方面,可围绕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涉案原因以及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情况等,开展实地走访、调查核实,协助人民法院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相关情况,为案件办理提供参考。在矛盾化解方面,可协助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调解和判后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正确看待利弊得失,促进涉未成年人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协助开展涉未成年人案件执行辅助工作。在教育引导方面,可协助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法庭教育和判后跟踪帮教,引导其认识错误,纠正思想及行为偏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规则意识和法治观念,涵养向上向善内生动力,顺利回归社会,远离违法犯罪。在救助帮扶方面,可协助对涉诉困境未成年人开展精准救助帮扶,核实救助信息、链接社会资源,推动落实社会救助、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政策,帮助解决未成年人在生活、学业、就业、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 及机器人竞赛举行

本报讯(李新雄 曾小科 黄传彦)7月25日,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在广西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中国、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1280支队伍,约6800名青少年、教练员及相关从业者齐聚南宁,同台竞技、展示科技创新风采。

本届竞赛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巧妙融入广西本土平陆运河特色元素。赛事设置“AI综合实践赛”“智能应用创新赛”两大核心竞赛板块,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的编程能力、机械搭建能力与临场应变解决问题的能力,支持参赛选手将天马行空的AI创意转化为可落地、可展示的实体作品。其中,智慧城市挑战赛、智能循迹挑战赛、AI应用场景创意赛为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项目。

赛事同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人工智能科普体验活动。现场搭建交流对话平台,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科技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青少年科技教育发展方向。展区推出上百项AI趣味体验项目,市民可近距离体验脑控机器人、3D打印仿生机械臂、大载重无人机、人形交互机器人等科技展品,参与智能编程、AI对话盒子等科创实操项目,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技术魅力。

今日看点

红色研学、古建研学、AI研学持续走俏
青少年在暑期研学中
收获了什么?

2版 综合新闻

擦边带货、摆拍伪造等乱象频发
如何让未成年人上网不迷路?

4版 焦点

每一名学生的成长都能被看见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新林区小学五年级教室里,没有传统的“秧田式课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环形、T形围坐的小组,小组分区清晰,阅读角、成果展示区散落在教室四周。班主任孙淑堂拿着课本,挨个走到每组旁倾听,十几人的课堂,人人有发言机会,师生互动率达100%。

“以前五六十人的大班,一节课能有机会发言的孩子寥寥无几,内向学生常年沉默;现在小班里,每个孩子的情绪、短板、特长我都清清楚楚。”孙淑堂向记者展示学生的成长档案,“一生一档”,里面记录着分层作业反馈、课堂表现、心理变化、艺体成长轨迹。

小班带来的改变,根植于课堂育人逻辑的彻底反转。“大班以听讲、记笔记、刷题为主,小班强调自主学习、合作交流、探究发现,学习方式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学生真正成了学习的主人。”新林区小学校长田永胜说。

在深耕小班化20余年的湖北省武汉市鄞阳街小学,课堂上的小组合作学习是标志性特征。校长成艳芳向记者介绍:“推行小班化的初心,就是面向每一名学生提供个性化引导,挖掘不同孩子的独特潜能,‘发展每一个,关照这一个’。”

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苏芮常年跟进小班化改革研究,她指出,小班化并不简单等同于“减少班级人数”。真正的小班化

是覆盖教学、课程、评价、师资的系统性变革,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被听见,需求被重视,推动教育从“批量培育”走向“精准浇灌”,这才是立德树人的应有之义。

深刻重构课堂生态与育人模式

结束一学期教学工作,新林区小学三年级教师张艳玲在假期里梳理下学期分层教学方案,对照每名学生的成长档案匹配个性化学习任务。

“小班最大的幸福,是能亲眼见证每个孩子一点点蝶变:内向的孩子敢举手,学困生一点点跟上进度,优生主动帮扶同伴。不过,现实难题同样突出。”张艳玲坦言,学生家庭环境、知识基础、性格特质差异巨大,40分钟课堂时间有限,既要为学困生查漏补缺,又要给优生拓展提升,很难做到全员精准适配。

一线教师的困惑,折射出小班化教学需直面的挑战:教师理念和专业能力需与小班化教学深度匹配。

“最难改的不是教室布局,是教师几十年固化的授课思维。”田永胜说,不少中老年教师习惯满堂灌,即便班级只剩10余名学生,依旧沿用统一讲授模式,因担心课堂秩序失控而不敢放手开展小组探究。部分教师认为小班只是“人变少”,忽略分层设计、个别辅导、多样化评价,陷入“只缩班、不改革”的形式化误区。

苏芮表示:“小班化教学要求教师具备差异化诊断、个性化教学设计、课堂互动组织等关键能力。但现实是,教师能否在观念上实现从‘教得好’向‘导得准’的转变,直接决定了小班化的实践成效。”

孙淑堂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小班化对教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整体要从“大水漫灌”转变为“精准滴灌”:

备课上要更“深”——需要从过去侧重“备教材”转向重点“备学情”,深入研究课标、精准把握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特点与潜在问题,确保课堂上“眼中有学生”;

教学设计上要更“精”——摒弃“一刀切”的模式,具备分层任务设计能力,围绕核心知识点设计基础型、发展型、挑战型三类任务,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自身“最近发展区”获得提升;辅导上要更“准”——从“一对多”的泛泛辅导转变为“一对一”的精准指导,精准诊断学生薄弱点,提供个性化支持,助力学生激发潜能、建立学习自信。

对此,台州学院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赵凌云表示,小班化教育的核心内涵,是一场课堂生态与育人模式的深刻重构。应以此为契机,推动教学理念从“教教材”转向“教学生”,教学组织从统一讲授转向差异化支持与互动探究,评价方式从结果标准化转向过程性、表现性评价。其本质是让每一位教师有能力去读懂每一个学生,将小班投入转化为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升。“必须建立关注个体进步、过程表现的增值评价体系,让‘每个孩子的成长被看见’有制度保障。”

真正实现“小而美”“小而优”

学期末,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土桥小学校的语文老师们围绕“小班化教学期末复习中的常见问题及应对策略”展开了一场深入研讨。一位老师认为:“小班化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做到‘当日错、当日清’。”另一位老师则提出:“充分利用小班人数少的优势,采用小组互问互考模式,高频抽查,确保人人参与、个个过关。”

各地各校在小班化教学推行过程中边试边改,努力让小班化超越形式,走向实效。



“小小飞行家”点亮航天梦想

7月17日至19日,重庆“小小飞行家”无人机科普公益夏令营举办。该夏令营由校、地、企三方联合打造,内容覆盖无人机理论科普、飞行安全宣讲、飞行模拟器实操等,以科创教育点亮青少年的航天梦想,吸引了50余名青少年报名参与。

孙凯芳 摄



警惕“毒动画”吞噬童心

◎ 乐玮坤

“毒动画”对儿童造成的伤害是深层次的。专家指出,“可爱形象+暴力行为”的组合,将对儿童造成心理创伤、认知扭曲等多重伤害。有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会忍不住模仿动画中的角色,“看到东西就想去砸掉”。这些内容传递的扭曲价值观,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孩子尚未成熟的心灵。

“毒动画”并非新问题。早在2015年,原文化部就曾公布过一批网络动漫黑名单,其中不乏此次调查中仍在流传的作品。“毒动画”死灰复燃,根本原因在于,“毒动画”已被验证为一种高效的“流量密码”,可爱的画风降低戒备,

血腥猎奇的内容天然具备高刺激、高互动属性,高互动意味着高停留,高停留意味着高广告收益。在流量至上的商业逻辑驱动

下,从创作到搬运的每个环节都有了持续运转的动力。

监管层已开始正视这一问题。今年“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将伪装式“毒动画”列为重点整治对象,部分平台也已开始清理下架相关视频。但仅靠事后清理远远不够。治理“毒动画”,需要监管、平台和家庭协同发力。监管部门应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对制作传播“毒动画”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斩断背后的利益链条。平台不能以“技术原因”或“用户上传”为借口推卸审核责任,而应针对拼接伪装内容进行专项识别训练,建立“毒动画”内容识别库实现自动拦截。家长也应多陪伴孩子观看他们常看的动画片,了解孩子正在接触什么。

守护孩子的精神家园,不能只靠一次次清理,而需要建立起让“毒动画”无处遁形的长效机制。

假装温柔的老鼠护士,在废弃的医院里绑架、杀害人类儿童;看似可爱的猫形生物在拳击台上将其他动物角色头部打碎,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绑在椅子上打死……这些极度残忍血腥的画面,竟是部分孩子正在观看的网络动画。

《南方都市报》、南都大数据研究院调查发现,此类披着软萌外衣的“毒动画”充斥暴力血腥情节,通过伪装藏身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在评论区甚至能看到有孩子受影响发表极端言论。

这些动画主要由外网搬运而来,大多以小动物作为主角,乍一看画风软萌可爱,实则充斥着大量的肢解、虐待等暴力、血腥、惊悚的故事情节和画面,传递扭曲消极的价值观。

经观察,受众不少是未成年人。在相关视频评论区中,可以看到大量自称小学生的未

成年人留言交流,“我才9岁但不知道为什么喜欢看这种”“11岁,但我看多了”“三年级触碰到了,当时觉得很吓人”“五六年级的我看完大受震撼”。还有孩子围绕这些动画进行二次创作、角色扮演,将其变成了自己的“社交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从评论区看,大量未成年人并非主动搜索,而是被算法推进了“毒动画”的“温柔陷阱”:“我第一次看到时还以为是个温馨和谐治愈的早教动画片”“我才10岁,一开始我还以为很治愈”“刚上初一那会儿偶然在网上看到过,给我来了一场极大的心理震撼”。还有人表示自从看过某个限制级动画后,便接连刷到类似的暴力血腥视频。(据7月22日《南方都市报》)

